

人生折學

是否，長大後遇到更多事情的人生，會畏懼更多呢？然而，如果暫時拋下那些既定的資訊，在上面寫下其他種劇本走向，是否就能過得更快活些。

那是高中的場景，和煦的風，溫柔帶起地上飽滿色彩的花瓣，紅的，黃的，一同在空中翩翩飛舞，大樹沙沙晃啊晃，陽光在樹陰下爭先恐後地搶出頭，這是五月的景色。我走在從家門前往公車站的斑馬線，待溫度輕撫我的雙頰，平息這例行上學日的苦澀。好在這回教室的窗戶終於打開了，不再是如同閉門造車的空間，迎面而來的是各種如釋重負的歡喜聲穿梭走廊，因為終於考完期中考了！

每當生活運轉到這個環節，鐘聲響起，我就會和幾個朋友拿著籃球一同衝到樓下的球場，在其他人還沒來之前先佔了我們班的領地，即使陽光多麼無情地烘烤我們的心情，永不屈服的是身為高中生的我們熱愛打籃球的悸動。「哈哈麵包啦」、「這局我定了啦！」，這些歌詞都成為高中生活曲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回想起來，似乎還餘音繞樑呢。然而，某一天放學後，我為了精進自己的技巧，獨自跑到家裡附近的球場練習動作，在一個跳躍之後，彷彿掉入艾莉絲的樹洞進入另一個世界。當時右腳落下時不慎沒有踩穩，下一秒便如迅雷怒吼的快速跌坐在地。當時的我除了劇烈疼痛之外，更加侵襲內心的是“這段時間不能再打球了”的想法，好不容易暴風雨期中考剛烏雲解散，才準備開始雨過天晴的日子，不料就遇上新的關卡。一旁的朋友安慰說：「啊你這個就是扭到而已，兩三天就好了啦！」於是我就挨著這樣的信念一拐一拐邊跳邊走回家了。直到後來給醫生看，啪一聲的，驚人消息瞬間灌入雙耳。從此之後，我成了失去一隻腳生活的人。

確切來說，像是一場突然被賦予的戲劇。

和煦的風，溫柔帶起地上飽滿色彩的花瓣，紅的，黃的，一同在空中翩翩飛舞，大樹沙沙晃啊晃，陽光在樹陰下爭先恐後地搶出頭，這是窗外的景色。演出同樣的劇情，這回的我不走在從家門前往公車站的斑馬線上，而是在家中硬是享受與自己對話。自從知道腳受傷的嚴重性後，我再也沒辦法像剛受傷時還無知地跑跳走路，在還沒有輔具時的無助下，只能好好培養膝蓋與瓷磚的情感，彷彿穿回童年時光，緩慢的用膝蓋爬行，對於早已離開兒童歲數的我更是一番洶湧打擊。但是在這齣戲的我還是不能這麼悲觀，這樣可沒有觀眾想看吧。

獨自躺在設置好抱枕位置的床上，思考上天丟來的劇本到底有何涵義，我驚訝的發現，為什麼受傷當下的自己能夠還有精神的「走」回家，同時低下頭看了看眼前平放的雙腳，參雜萎靡的心情，我認為它一動也不能動。家裡是沒有樓梯的公寓，已上了年紀的父親每天背著我上下樓梯，每次聽到父親「啊」一聲的起身，內心只留下一

條又一條負面不堪的痕跡。「因為現在的我失去一隻腳不能正常走路，只好當個頹廢的大孩子給人背著……。」落地的瞬間，眼淚偶爾也不自覺偷偷出席。

過了一段時間重回校園，我成了班上獨一無二的特殊角色，內心劇本告訴我，我是一個很不喜歡麻煩別人的人。每到需要離開教室的時間，就得忍受接受他人幫我推輪椅的不適感。放學時間，是他人幫我背書包的不適感。接送時間，是忙於上班的父親還要抽空騎車過來的不適感。我不明白為什麼腦子裡每天都充斥這些詞彙，但它們確實在我腦中生長了好幾天，不是每天喝完瓶瓶罐罐的爽快，是每天塞滿一罐又一罐的心思吞入心裡。

漸漸的，從身邊朋友們的神情瞧出，他們在幫助我時似乎沒有任何不適感或不願意，有的是第一次體驗推輪椅，有的是像平常一樣和我談天說地，被圍繞的我開始有些波盪。「折」，本身的意思是手拿著斧把樹木砍斷，我想或許也能是一種灑脫的把過於累贅的放下，少去原有的限制。後來，我再也不是如同原本的劇本，灌輸自己的無力，變得確實對生活使不上力。面對身邊的洶湧之情，五顏六色的關懷，何不就懷抱感恩之情微笑地好好收下，再把這份力量轉化成對生命的強韌與灑脫，也許是內化，也許是回饋。尤其是看到同為行動不方便的人士，更能了解所求，希望自己能給予幫助。

在折學角色渲染的體驗中，毫無保留地轉折了我對生命的認知，與身俱來的正常再也不是個生活永遠不怕缺席的夥伴，而是值得用更多力氣去珍惜與保護。面對日常生活也許會醉心於乏味，但其實當腦袋到達同個路口時往別的方向轉彎，爬過心中的檻，就能看到更廣泛的友善與關愛在對岸熱情招手，不論是從友人、家人，甚至環境、事物。我想這場奇妙體驗，是圓滿成為自己未來道路的一大支柱。

和煦的風，溫柔帶起地上飽滿色彩的花瓣，紅的，黃的。這回的我不走在從家門前往公車站的斑馬線上，也不是在家中硬是享受與自己對話，而是走出屬於自己的人生折學。